

古訓先德生傳

塞萬提斯著 傅東華譯

上册

M. Cervantes 著
傅東華 譯

吉 訶 德 先 生 傳 上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者塞萬提斯像)

海涅論吉訶德先生

我達到了解事的童年及稍能駕馭文字以後，第一部讀的書就是精明騎士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的生平和行蹟（*The Life and Deeds of the Sagacious Knight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薩阿末特刺之密格爾·塞萬提斯（*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作的。那時候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我早晨一早就起來，從家裏偷偷跑出去，跑到馬路公園裏，省得人家來打擾我讀吉訶德先生。那是五月的一個美麗日子，妙齡的春正躺在沉默的晨光底下曝曬，聽着那甜蜜的阿諛者——黃鶯——的讚美。它那時歌唱得這麼溫柔而熨貼，用着這麼銷魂的熱情，以致雖極羞澀的蓓蕾也破爲花朵，壯健的草葉和芳馥的陽光更狂喜的親吻着，樹和花都樂得只顫抖。可是我坐在所謂歎氣馬路中的一條古舊蒙苔的石凳上，離開飛泉不遠，將那勇敢騎士的棘人的冒險來鑿我的心靈。我那時懷着一片醇朴的稚氣，什麼事情都看得很認真，以爲無論那位可憐英雄的命運派他遭遇的種種不幸是怎樣的可笑，總都是不得不如此的，且想叫人去笑，也就是英雄精神的一部分，和受人傷害並沒有兩樣；前者之使我懊惱，與後者之使我傷心是一般可痛。我還是一個孩子，並不曉得上帝曾經織進這個世界和大詩人曾經在他的小型世界裏模倣過的那種挖苦到底是什麼東西，故當看到那位高貴騎士以他那樣的豪爽任俠，而所得的只有負心和棒打，就禁不住極其悲傷的痛哭起來。我當時讀書還不熟練，每個字都要高聲朗誦，因此鳥兒，

樹木、溪流、花朵，都能聽到我讀的東西，而這些天真的事物對於世界上的種種挖苦，既也同孩子一般無所知，所以它們將這一切都看得很認真，也跟着我爲那不幸騎士的悲哀而哭泣；一棵衰老的橡樹甚至於抽咽了；飛泉則把他的白鬚鬚搖得更加猛烈，像似在責罵世界的罪惡。我們都覺得那位騎士的英雄精神並不因臨陣脫逃而不得值得欽佩，以爲他的身體是虛弱枯乾的，他的甲冑是上鏽的，他的馬是一匹可慘的驚馬，所以他的行爲纔愈加值得贊美。我們很看不起那些將這可憐英雄那麼野蠻毆打的下等流氓，但是尤其看不起那班上等流氓，他們身上穿的是綢緞，嘴裏說的是漂亮話，名字上掛的是體面銜頭。而他們所笑諷的卻是比他們思想道德都優越得多的一個人。我把那部奇書讀得愈久，那位達辛泥亞的騎士（註一）在我的估價裏地位爬得愈高，我對於他的愛也愈加強力；因爲那本書是我一天不斷的在那公園裏讀的，故及至秋天到來，我就已讀到故事的結束；那一天我讀到那位騎士落得那麼羞辱一個下場的那次悲慘的決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是一天陰鬱的天氣，幽暗的雲頭掃過一個鉛色的天空，黃葉兒可悲地從樹上落下，沉重的淚點掛在那些裝着一種悲慘銷沉模樣而垂着將死的小頭的花朵上，黃鶯兒是早已消失的了，蕭條的景象從各方追視着我，而我當時所讀的正是那位高貴騎士躺在地上受傷昏暈的時候，他從他那閉着的面甲裏，用一種虛弱低沉的聲音，彷彿從墳墓裏說出話來一般的說道：『達辛泥亞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我是天底下最不幸的騎士，但是不應當因我無能而便否認這個真理——拿你的矛子打罷，騎士先生。』我讀到這裏，心是幾乎破裂了。

啊，我的天，那位漂亮的銀月騎士，曾經征服過世間最勇敢最高貴的人的，原來是個化裝的理髮師呢！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自從那時起，會有許多新的春天放過花，然而它的最大魔力我卻再也感覺不到了。因爲，啊！我已不再相信那春之阿諛者黃鶯兒的甜蜜的欺騙了；我知道他的榮華消歇的多麼迅速，而當我看著最稚嫩的薔薇蓓蕾時，我在精神裏就看出它們倏而慘紅，倏而慘白，又倏而被風吹散了。處處在在，我都看見一個化了裝的冬天。

然而在我胸懷中，仍舊開放著那如火如荼的愛，它那麼熱烈的由土地飛昇而上，冒險著到天之大張着口的空間去縱樂，及迨被寒冷的星斗推拒回來，仍落到藐小的大地，這纔不得不帶著感歎和勝利，供認了一切創造之中沒有東西更美更善於人的心。這種愛，就是使我充實的靈感，一向是神聖的，無論它所做的是愚蠢或聰明的事情。所以，小孩童爲僂騎士的悲哀而洒的眼淚，是無論如何不會白費的，總之比較來青年時期有許多晚上在書室中爲神聖的爭自由英雄——如斯巴達的亞奇斯王，（註二）羅馬的撥亞斯，（註三）和提比留·革拉古，（註四）耶路撒冷的耶穌，乃至巴黎的羅伯斯比爾，（註五）及聖舉斯特，（註六）而洒的眼淚，不見得更爲白費。如今我既已穿上了『成人外衣』，（註七）自己也想要做大人了，那樣的眼淚就算已告終止，而不得不學着從前那些偉大人物的榜樣，一舉一動都像個大人，希望到將來，倘如上帝允許的話，也有孩童和青年爲我而哭。是的，雖在我們這種冷酷的時代，這樣的事情也仍舊可以期待；因爲現代的人仍舊還可以被從古書裏吹來的微風所燃點，因而也能够領會現代人的燃熾的心。青年在它的思想感情上都是無私心的，而因此之故，它能極深澈地感覺著真理，在缺乏勇敢同情心的地方，也不會吝惜懺悔或行爲的。至年紀較大的人們，就都是自私的，偏狹的了；他們爲自己的資

本的利益着想的，多爲人類的利益着想的少；他們讓他們的小船安閑地浮下生活的溝渠，不大肯去顧念那在大海上和波浪戰鬪的水手，或者他們用着百折不撓的毅力，爬上了高位要津，這纔對着那些被大風狂雨從名譽柱上沖下來的英雄人物聳聳肩頭；於是他們或許就告訴人，說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也曾如何如何的碰過壁，但是後來他們和那牆壁妥洽了，因爲那牆壁是絕對的存在，憑它自己也爲它自己而存在的，且因其存在，故即是合理，而因此之故，凡不能忍受一種高尚、合理、不可避免、永久註定的合理主義者，就都是不合理。唉，這一班心想要用哲理來把我們化成一種馴良奴隸的人們，雖屬我們所不能容忍，而比之那種連爲獨裁主義辯護的合理根據也以爲無須有的敗壞分子，倒還值得尊重些；在後一種人，因其嫻熟於歷史，他們就把獨裁主義當作一種習慣的權利而爲之奮鬪，就因人們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已經習慣了這種主義，而這種主義也已成爲無可爭辯地有效而合法的了的。

好了！我是不願意同含（註八）一般來揭開我祖國恥辱的大衣的；但是做奴隸這樁事會如何成爲我們一種閒談的資料，我們德國的哲學家們和歷史家們又曾如何折磨他們的腦子來爲獨裁主義辯護，無論它是如何的愚蠢而醜惡，都會得講成合理又合法——這種情形說起來實在有些可怕。塔西陀（註九）說，沉默是奴隸的光榮，我們那些哲學家們和歷史家們的主張卻正相反。他們是把奴隸的徽章陳列在他們的鈕扣眼裏的。

或許，畢竟還是你們的對，我不過是一個吉訶德先生，爲了讀各種的奇書，使我的頭腦已經歪曲，也同那位拉曼卻的騎士一般；盧梭就是我的高盧之阿馬狄斯（註一〇）彌拉波（註一一）就是我的羅蘭或亞格拉曼多（註一二）而

我對於法蘭西圓桌勇士（註一三）的英雄行爲以及國家會議（註一四）的圓桌，確實是研究得太多了。可是實際上，我的瘋狂和我由書本裏創造出來的成見，是跟拉曼卻那位先生的瘋狂和成見屬於完全相反的性質的。他是想要把騎士制度的沒落時代重新建立起來；我呢，剛剛相反，是想要毀滅從那時代一直殘留下來的一切，所以我們是抱着完全不同的見解來工作的。我的同事（指吉訶德先生——譯者）曾把風車看作了巨人；我呢，剛剛相反，能够從現在的巨人們身上看出他們不過是些誇耀的風車。他把皮做的酒囊當作了魔法家，我則能够從今日的魔法家身上看出他們不過是些皮做的酒囊。他把赤貧的酒店當作了堡壘，趕驢子的當作了騎兵，馬房的娼妓當作了宮廷命婦；我呢，剛剛相反，要把我們的堡壘當作赤貧的酒家，我們的騎兵當作趕驢子的，我們的宮廷命婦當作下等的馬房娼妓。他要把一場傀儡戲當作了國家典禮，所以我就要把我們的國家典禮當作可悲的傀儡戲，然而也同那位勇敢的拉曼卻騎士一般勇敢的要去打那笨拙的戲台。唉！這種英雄行爲所得的結局，在我是往往跟他一樣壞的，而且也像他一樣，我不得不爲尊重我的女子而喫許多的苦。倘使我單爲害怕，或爲卑鄙的愛好獲得起見，便不去認她的賬，那末我也可以在這合理組織的世界裏舒服地生活，且應該牽一頭美好的犧羊到祭壇上，讓那些肥胖的魔法家們祝福我，跟高貴的驢夫們一起饗宴，並跟其他的小奴隸們一樣，創造些無害的羅曼司出來！但事實卻不如此，我既帶着我的女子的三色旗，我就不得不反抗，不得不戰鬪，而每一次的戰鬪都不免要化費我幾分心血。我日夜都在艱難困苦之中，因爲那些敵人十分狡猾，有許多已經被我打死了的，也仍舊會裝出活的樣子來，變出了各種各樣的形狀，日夜其欲逐逐的在對付我。我因這班致人死命的鬼魅不知受過多少痛苦哩！凡有

爲我開着可愛的花的地方。那班狡猾的鬼魅總要闖進來，連那種其天真爛漫的萌芽也要被他們搗碎。處處在在當我最不防備的時候，我都發見地上有他們的銀色黏液的痕跡，一不留心，就連在我愛人家中也會碰到危險的傾覆。你聽我說出這種煩惱，這種無端的幻想，總不免要微笑，以爲是和吉訶德先生的煩惱一般的。殊不知幻想出來的苦痛也一樣可以傷人，且若一個人幻想着他已服過毒藥，他就可以害起癆病來，身體一定不會肥胖。至於有人謠傳我現在已經肥了，那是一種毀謗；至少我是不曾得過什麼坐享乾薪的肥缺，即使我具有那種才幹的話。我只幻想我做過的事情都是要我一徑瘦下去的；我餓的時候他們拿蛇來餵我，渴的時候他們拿苦水給我喝；他們將地獄灌進我心裏，因而我哭出來的是毒，歎氣出來的是火；他們連我在睡夢中也蹲在我的身邊；於是我就一逕看見可怕的鬼魅，高貴的小廝臉上長着緊咬着的牙齒和恫嚇人的鼻頭，死色的眼睛從頭巾裏閃出，白色打皺的手裏拿着明晃晃的刀。

且甚至住在我隔壁房間裏的老太婆也當我是瘋的，說我在睡夢中常要說瘋瘋癲癲的廢話，有一天晚上她分明聽見我叫道——『達辛泥亞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我是天底下最不幸的騎士，但是不應該因我無能而便否認這個真理——拿你的矛子打罷，騎士先生！』

上面這篇文章，我本是寫在 Reisebilder 的第四部裏，以記我許多年前讀吉訶德先生的印象的，離開現在已有八年了。我的天，時間是過得多麼快啊！我當時在都西爾德（註一五）歎氣馬路的馬路公園裏讀完那本書，彷彿

就是昨天的事情，我的心是仍舊因歎賞那位高貴騎士的行爲和苦難而感動的。不知到底我的心是從那事以來一直都維持着這種狀態的呢，抑或是經過一種奇異的循環而回復到兒時情緒的？也許後面一種猜測比較近事實，因為我記得我一生中每隔一個五年，吉訶德先生就給我一種不同的印象。當我正要發育爲成年，而用着無經驗的手要去採擷人生的薔薇，且爬到最高峯上去就近太陽，夜間除老鷹和童貞女之外別無所夢的時候，吉訶德先生對於我是一部很不能滿意的書，有時它偶然落在我手裏來，我就不由自主的將它扔開去了。稍後，我已成熟到成人期，我和達辛泥亞的這位不幸的戰士就有了幾分和好，因而開始笑他了。這傢伙是一個傻子呢，我說。但是說來奇怪，那位瘦瘦的騎士和他的胖胖的侍從的陰影，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一徑都跟着我走的，特別當我遇到什麼緊要轉變關頭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在法國旅行，一天早晨在驛車裏從一個半熱病狀的小睡醒轉來，就看見清晨迷霧中有兩個很熟悉的人形和我並騎而走。在我右邊的一個就是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騎在他那沒精打採的精瘦的洛稷喃提上；左邊一個就是桑科判絮，坐着他那結實的正灰色驢子。那時我們剛剛走到法國的邊境，那位高貴的曼卻人對那分劃界線的一根高柱上向我們飄着的三色旗很恭敬地鞠了個躬，我們的好桑科則對我們看見的第一個走近前來的法國哨兵用一種比較不大客氣的態度點了點頭。末了，我的兩個朋友跑向前頭去了，我就失掉他們的蹤影，只偶爾聽見洛稷喃提的興奮的嘶鳴和那驢子的應答。

當那時候，我的意見以爲吉訶德先生主義的可笑處就在那位高貴騎士要把一個死去已久的過去叫它復活，而他的可憐肢體和背脊卻可痛地碰着了目前嚴酷的現實了。唉！自從那時以後，我纔知道企圖要未成熟地把

未來拉到現在，也是一種同等徒勞的愚蠢，又知道要對目前的嚴重利害加以攻擊，我們是只能具有一匹可憐的馬，一套脆薄的甲冑，和一個同等脆弱的身體！於是聰明人對於這一種吉訶德主義和那一種吉訶德主義同樣要懷疑地搖他的賢明的頭了。然而托波左之達辛泥亞仍舊還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我如今雖然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可憐到無可奈何，我卻始終不肯收回那一個肯定，那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就是——拿起你們的矛子罷，你們這些銀月騎士，你們這些化裝的理髮師！

當塞萬提斯做他那部偉大的書時，是什麼領導的思想指引他的呢？他的目的是僅見於當時西班牙人對於遊俠騎士的羅曼司讀得幾乎狂熱，無論教堂和政府的法令都不能禁止，因而要去破壞它呢？或是他對於人類熱情的一切表示要一般的加以譏笑，而特別注重武力的英雄主義呢？顯明地，他的目的是僅在諷刺上述的羅曼司，打算要說明其中的種種荒謬，使人普遍嘲笑它，因而就此消滅它的。在這上面，他的成功是極燦爛的：因為無論教壇的勸告或權威的恫嚇所都不能收效的一樁事，一個可憐的作者居然靠他的筆來成就了。他之破壞武俠羅曼司，效果是極大的，他的吉訶德先生出現之後不久，西班牙人對於那一類文學的趣味就已完全死絕，且也再沒有那一類的書印出來了。可是一個天才者的筆，向來是比他本人偉大的；它要遠遠擴張到它的暫時目的以外去，所以塞萬提斯自己並沒有明白意識到，他竟寫出一部對於人類熱情的最偉大的諷刺來了。關於這，他並沒有絲毫的預感，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英雄，曾以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去從事俠義的爭鬪，且到老年時候，還是以曾參加勒頗多（註一六）的戰役爲生平一大得意事，雖然這番榮譽的代價是他的左手的喪失。

關於寫作吉詞德先生的這位詩人的爲人和私生活，傳記家只能告訴我們一點點兒。不過這種詳細記載的遺漏，在我們並不算多大的損失，因爲這一類的瑣屑，普通都是從隣家婦道的閒談中撿拾來的。她們都只看見外層的壳，我們卻看到那個人，就是他那真正，誠摯，不誣的自我。

這位薩阿末特刺之密格爾·塞萬提斯先生，是一個美貌而強毅的男子。他有一個高額頭和一個寬大的心。他的眼睛是有一種奇異的魔術；正如有些人們能够看進地土裏去，看見那裏有祕密的寶藏和埋葬的死人一般，我們這位大詩人的眼睛能够穿進人們的心胸，而明白看見隱藏在那裏的一切。對於好人，他的眼光像一道太陽的光線，鼓舞着燭照着他們的心；對於壞人，他的睨視便是一把鋒利地刺着他們的靈魂。他那雙探索的眼睛直入一個人的靈魂，去質問它，如果它不肯回答，他就折磨它，而那靈魂就要不能安寧地直挺在那裏流血，雖然那軀體或者要裝出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那末又怎能怪許多人要對他不高興，在他的生活旅程中給與極少幫助呢？他始終不會造成功什麼身分或地位，而由他的一切辛苦巡禮中，他並沒有帶歸真珠來，只帶歸空虛的蚌壳。據說他是不能認識錢的價值的，但是我老實告訴你，他到了一文錢都沒有的時候，就充分認識它的價值了。但他對於金錢的估價，從來沒有像對榮譽那麼高。他是負債的；他在阿坡羅彷彿曾經許以特權的那些著作之一裏，開頭一節就宣言道：當一個詩人說他沒有錢的時候，他只消一說人家就會相信，用不着要他再起誓。他愛音樂，花，和女人，但對於女人的愛，他往往很不順利，特別在他較年青的時候。所以，當莽撞的年青的薔薇用它們的刺刺他的時候，心裏雖放着將來的偉大的意識，也能够安慰他嗎？——有一次在一個晴明的夏天的下午，當他還是一個青年

情郎的時候，他在塔和（註一七）河岸上同一個妙齡十六的美貌女子結伴而行，一路上那女子不住嘲笑他那套深情話語。那時太陽還未下山，仍還用着它全付燦爛金光燃熾着，但月亮已經高高掛出在天上，蒼白而藐小，像小的一團白雲。『你看見嗎？』青年詩人對他的意中人道，『看見那邊那個蒼白色的小餅嗎？我們旁邊這條替它作鏡子的河流，似乎是單爲出於憐憫纔把它的可憐的影子接受到它驕傲的懷中來的，它的慢慢湧起的波浪有時要蔑視地將它向岸邊撇開去。可是等着黃昏到來罷，那時的黑暗一經降落，那個蒼白的圓輪就會一點兒一點兒光亮起來，將使這河流全部都泛濫着它的銀光，而現在這些這般傲慢的波浪，到那時看見那可愛的月亮，就會快樂得發抖，並發狂歡地滾去貼就它了。』

詩人的歷史是要從他們的作品裏去尋的，因爲在那裏可以見到他們最忠實的供狀。在他所有的著作裏，戲劇裏比吉訶德先生裏更明白，我們都可看出，像上文所說，塞萬提斯是早就當了兵的了。事實上，所謂『生活就是戰鬥』那一句羅馬諺語，在他的場合可有兩種應用法。腓力二世爲着上帝的光榮及他自己的快樂而對一切國度去進行的那些兇險的戰爭的賭博，他大多數都會以一個普通兵的資格去參加。我們看他用他的全部青年時期專爲天主教的最大戰士服務，及爲增進天主教的利益而戰爭，就可以大膽肯定他是存心要維護天主教的利益的，從知一般人以爲他在吉訶德先生裏面所以不會討論到當時的新教問題是因畏懼宗教裁判之故的說數，也不足信了。不，塞萬提斯是羅馬教堂的一個忠實兒子，他不但肉體上曾爲羅馬教的祝禱的旗幟在許多次騎士式的戰鬥裏流過血，且當被異教徒俘虜的許多年中，整個靈魂都受過極大的殉教的痛苦。

關於塞萬提斯在阿爾及耳（註一八）時的行動，我們偶然還知道了許多，且由這當中，我們在這偉大詩人身上認出了一個同等偉大的英雄。他的俘虜的歷史給與那位世俗雅人的悅耳的說謊以一個極有力的矛盾，因這所謂雅人者，曾使奧古斯都和一般德國的炫學者都相信他是一個詩人，且相信詩人們都是懦夫。不，真正的詩人必定也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在他胸膛裏居住着一種神樣的忍耐，照西班牙人說起來，這就是勇敢的第二泉源。自古來使人景仰的景象，當莫過於那個奴事阿爾及耳總督的卡斯提爾人；他那時一逕都在設法要逃走，用着不衰的毅力在籌劃種種大膽的計劃，夷然的甘願去面對一切的危險，即使企圖失敗，也預備去忍受折磨和死，決不肯洩露他的謀劃的。因了這樣的豪俠和操守，那個支配着他的軀體的渴血的主人，竟至失掉他的武器。於是老虎成全了被羈鏈的獅子，而對着可怕的「獨臂」面前不免要顫抖，而其實當時是只消一句話就可以斷送他的性命的。原來塞萬提斯之爲「獨臂」，是全阿爾及耳都知道的，那總督自己也曾承認，他總要知道那「獨臂」西班牙人關得十分牢靠，夜裏纔睡得着覺，纔覺得他的城池、軍隊和奴隸的安全。

我曾提及過，塞萬提斯一向不過是個普通兵士，但他雖在這麼卑微的一個地位，他卻非常的露頭角，乃至引起奧地利大將約翰先生的注意，後來從意大利回到西班牙，他曾帶了極光榮的推荐信回去給西班牙王，都力說他應該陞遷。及至地中海上被阿爾及耳的海盜虜去，他們看見了這些信，總以爲他是一個職位極高的人物，因而要求極大數目的贖款，致使他家庭裏用盡了力量和犧牲，也買不到他的自由，而我們這位不幸詩人的俘虜，就延長了時日，增重了苦楚了。這樣，他的功績的被認識，成了他的災禍的又一來源；這樣，直到他死爲止，他都受着那位

殘酷的姑娘幸運女神的譏笑，因為倘不由她的幫助，她是決不肯饒恕天才之造就聲名和榮譽的。

但是一個天才者的不幸，是一向由盲目的機會造成的呢，或是他的內在的天性和環境使他不得不如此的？是他的靈魂自己去和現實的世界發生戰鬪的呢，或是粗俗的現實首先發難去和他的高尚靈魂從事不平等的衝突的？

社會是一個共和國。當一個人努力要往上爬的時候，集合的羣衆就用譏笑和謾罵去強迫他回來。沒有一個人應該比其餘的人更聰明，更好。他由不可克服的天才的力量，要歸然特出於庸俗的羣衆之上，社會卻要對他實行其排斥，要用笑罵和流言殘酷地迫害他，終於逼得他退入他自己的思想的寂寞裏去。

確實，社會在本質上就是共和主義的。每一個統治權，無論是智識上的或物質上的，總都要受它的憎恨。後者對於前者實在常常給與幫助，並不如普通所設想的那樣。自從七月革命以後，我們自己馬上就得到這個結論了，因當其時，共和主義的精神是在一切社會關係上都顯示着了。我們的共和主義者憎恨大詩人的桂冠，甚至如憎恨一個大王帝的紫袍一樣。他們想要剷平人類智識的不平等，且因他們既把國土上所產生的思想都當作了公產，所以除使文章風格也歸於平等之外，他們實在別無他法。老實說吧，好的風格已被看作貴族的東西，因而我們常常聽見說：『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必須要用民衆的風格寫作——就是要誠摯的，自然的，生硬的。』這種同情，在多數所謂『行動黨』是很容易辦到的，但是寫壞文章的天才卻不是人人所能具備，特別當一個人已經求多成寫好文章的習慣之後，於是就會聽見人說：『他是一個貴族，一個風格愛好者，一個藝術的朋友，一個民衆的忒羅』

敵。』他們的見解的確是誠實的，就像聖亥倫尼麥斯（註一九）那樣，以爲他的好風格就是一種罪惡，並曾爲此給他自己嚴重的懲罰。

正如我們在吉訶德先生裏看不到反天主教的調子一樣，我們也不能發見反絕對主義的調子。有些批評，以爲書裏帶着一點反絕對主義的臭味，那分明是錯誤的。塞萬提斯是一個派別的產兒，就是將對於統治權的無問題的服從的觀念用詩來理想化了的。而那統治權就是西班牙王，他在當時的威嚴正是光耀全世。那個普通兵士覺得他自己是那榮耀光圈中的一條光線，於是自願地犧牲了他個人的自由，以滿足卡斯提爾人的民族的榮耀。

當時西班牙的政治的莊嚴。對於提高和擴大她的民衆的心地，確實有不少的力量。對於摩爾人的猛烈戰爭已經終結，就譬如大風雨之後花開得最香，所以內戰之後詩藝也發旺得最壯偉。我們在依利薩伯時代的英國看見了同樣的現象，同時西班牙也崛起了一羣燦爛的詩人，使兩方面成了極顯著的輝映。在那邊我們看見了莎士比亞，在這邊我們看見了塞萬提斯，就是那個派別裏的花朵。

正如在三個腓力底下的西班牙詩人們一般，依利薩伯底下的英國詩人們也是現着一種家系的類似，而且士比亞和塞萬提斯都是不能照我們所意味的那樣自命爲獨創的。無論如何，他們都不能由特殊的思想感情方式，或由特殊的描寫狀態，而與同時代的作家們有所區別，所不同者，只不過他們較爲深澈，熱烈，親切而有力罷了。他們的創作裏面比較滲合着浸透着詩歌的神聖火星。

但是這兩個詩人都不僅是他們那時代的花朵，並且也是未來時代的萌芽。正如莎士比亞，以他的作品的影响，特別對於今日的德國和法國，要被認為後來戲劇藝術的創造者，我們也不得不尊塞萬提斯為近代小說的首創人。關於這個題目，容我略陳我自己的一些見解。

在他以前的舊小說，即所謂騎士羅曼司，是從中古時代的詩歌裏出來的。它們起初不過是那種由查理曼和『聖餐杯』等等神話傳說裏取得主人公的史詩的散文譯本，題目總不外騎士的冒險。這是一種高貴性質的羅曼司，其中的人物不是荒誕幻設的存在，便是帶金馬刺的騎士，沒有一處地方是暗示民衆的。這種騎士的羅曼司，後來退化到極荒唐可笑的地步，塞萬提斯用他的吉訶德先生推翻了它們。但他一方面憑他的諷刺破壞了舊日的羅曼司，一方面就供給一派新的小說的模範，就是我們所謂『近代小說』。這是偉大詩人向來的習慣；他們推翻了舊的，同時就是建設了新的；他們決不會無所替換而破壞。塞萬提斯創造近代小說的方法，就是將下層階級的忠實描寫導入他的騎士羅曼司，將民間生活的態相混入裏面去。這種描寫平民，描寫極鄙猥的檻樓人生活的偏愛，不僅見於塞萬提斯，並且見於和他同代的一切文學作者，又不僅見於那一時期的西班牙詩人，並且見於當時的西班牙畫家。一個偷盜天上最可愛顏色來畫他的美麗聖母的繆立羅（註二〇）是用着同樣的嗜愛來畫這個世界上最污穢的生物的。這些高貴的西班牙人所以能在一個搔頭乞丐的忠實描寫裏獲得畫祝福童貞女詩同等的快樂，或許是由對藝術本身的熱心所致。又或者是由於對照上的趣味，誘得最高階級的貴人們，如撥末多（註二一）那樣一個乖巧的庭臣，或曼陀查（註二二）那樣一個煊赫的大臣，將破爛的乞丐和流浪人來充實他們的羅